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818
14 July 1988
CHINESE

第二八一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7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	(巴西)
成员国：	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中国	李廉野先生
	法国	布罗尚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弗高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加贺美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萨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罗津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布什先生
	南斯拉夫	佩伊奇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8-60776/A

上午 11 点开会

向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表示欢迎

主席：在本次会议开始之前，我首先要表示感谢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乔治·布什阁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他曾经担任美利坚合众国常任联合国代表多年，同本机的工作有过密切的联系。我代表安理会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

向卸任主席致谢

主席：这是安全理事会在 7 月份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对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德尔佩奇先生阁下在 1988 年 6 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所提供的服务表示敬意。我可以肯定，我是代表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向德尔佩奇大使表示深切赞赏的，他以娴熟的外交才干，灵活性和彬彬有礼的风度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1988 年 7 月 5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981)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有关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荣幸地邀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也邀请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安理

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韦拉亚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拉斯先生（印度）、蒙塔塞尔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乌马尔先生（巴基斯坦）和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今天，安全理事会是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在 1988 年 7 月 5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81）中提出的请求召开会议的。

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们注意下列其它文件：1988 年 7 月 3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9979）；1988 年 7 月 5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9987）；1988 年 7 月 6 日美利坚合众国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89）；1988 年 7 月 8 日加纳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98）；1988 年 7 月 11 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02）；1988 年 7 月 11 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05）；1988 年 7 月 13 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S/20010）。

第一位发言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阿里·阿卡巴·韦拉亚提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韦拉亚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首先，请允许我向 290 位遭受民航史上最惨无人道的袭击的无辜受难者致以永恒的悼念，并请求上帝保佑这些殉难者的灵魂。

我借此机会向这场悲剧中伊朗和其他国家的受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并向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赞赏和感谢，因为他们表达的同情感使生存者多少减轻一点丧亲之痛。

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的悼念电文表明，这场灾难的巨大性及其造成的惨无人道性使人类社会的良心感到强烈不安。

尽管拉扎伊亚机长和他的机组人员根本没有时间来拯救毫无察觉和无辜的乘客的生命，他们的责任感和职业作风却赢得了全世界同行的尊敬和仰慕。

我希望，这些殉难者的无辜的鲜血能够保证，我们定将竭尽一切努力，捍卫航空旅行安全备受国际尊重，防止今后无辜乘客遭受军事袭击。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表示，我国政府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这次重要会议感到满意，并祝愿你成功地履行你的重要任务。我希望，在你坚强和有效的领导下，安理会能够在本届会议上成功地履行其使命，这对于挽救《芝加哥公约》、使其避免在美国军事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民航客机面前完全陷于无效具有关键意义。

同样，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你卓越的前任、阿根廷常驻代表表示祝贺。

你和安理会其他某些成员为召开这次紧急会议而进行的努力受到了高度赞赏。你们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跨进这个会议室，我想向你们讲述一个有关一场悲痛和不幸悲剧的真实而又具体的故事。有些人也许会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怎么会决定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因为这一直是我们所批评和反对的机构。显然，在这场强加的战争中，在安理会采取不负责任、偏面和不公正的立场以支持侵略者和掩盖一场赤裸裸的侵略的过程中，伊朗人民蒙受了种种不公正；在这之后，我们确实非常难以作出上述决定。我们人民不会轻易忘记或宽恕这一系列不公正，因为在战争继续并扩大的过程中，这些不公正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人类和财政代价。然而，袭击民航客机的悲剧和无辜儿童及其母亲惨遭屠杀深深影响了世界舆论和我们人民的公众舆论，使我们出于人道和为了捍卫国际法，不得不将这场残杀及其前因后果提交国际社会审判。

这也许是一次石蕊试验，看看这个机构及其成员能否摆脱和不顾一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完成其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的义务。现在，殉难者的灵魂和世界舆论的良心都在等待着联合国——现代人类文明的体现对殉难者鲜血枉流作出答复。

1988年7月3日星期天上午，290名班机乘客和机组人员在德黑兰和阿巴斯港机场与亲人们道别。他们根本不知道一场卑劣的袭击正等着他们，根本不知道以侵略成性和扩张主义决策者为首的鲁莽无能的海军将把悲惨的命运强加给他们。

这架空中客车上有一百多个儿童和妇女。乘客中有十五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公民，其中妇女二人，儿童四人；巴基斯坦公民六人，其中妇女四人；南斯拉夫公民六人；意大利公民一人。

飞机驾驶员在阿巴斯港时间上午10点10分请求允许他发动引擎，上午10点13分获得许可。根据飞机驾驶员和阿巴斯港指挥塔台之间通讯联络的记录，指挥塔台在给予起飞许可之前，曾请求驾驶员务必打开询问机。指挥塔台收到了驾驶员肯定的答复。在进行最初联系七分钟之后，飞机于上午10点17分起飞，飞往迪拜。记录下的驾驶员与阿巴斯港指挥塔台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讯联络是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24分；在这次联络中，驾驶员没有报告任何反常或紧急情况。

该飞机是一次定期航班，它使用的是国际上确定并发布的琥珀59航路。这种航路每周至少用十四次，其中五次是这两个机场之间用的。飞机当时正以每小时320哩的速度向预定的高度爬升。起升七分钟后，飞机报告当地时间10点24分处于MOBET位置。据报告，飞行高度当时为一万二千英尺，正在向一万四千英尺爬升。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过联络和联系。

下面抄录的德黑兰、阿巴斯港、迪拜和客机驾驶员之间的通讯清楚地表明了悲剧发生之前通讯的细节：

伊航655号航班：指挥塔，我是伊航655号航班。

指挥塔：伊航655号航班，我们听到你啦，讲吧。

伊航655号航班：请允许启航。

指挥塔：伊航655号航班，好吧，准备好，确定飞行水平160。

伊航655号航班: 飞行水平140 (14,000英尺)。

指挥塔: 好吧, 飞行水平140。

伊航655号航班被允许启航。温度35°。

伊航655号航班: 谢谢。

阿巴斯港: 德黑兰/阿巴斯港。请求伊航655号航班飞行水平140。

A300型客机目的地OMDB (迪拜), 途径A-59。

德黑兰: 阿巴斯港, 准备好。

酋长国/德黑兰, 要求批准从OIKB (阿巴斯港) 飞往OMDB (迪拜) 的伊航655号航班A300型客机飞行水平140。SQUAWK 6760。

酋长国: 听到啦。 我们了解你们请求伊航6760号航班飞行高度140, 喔, 对不起, 是伊航655号航班。 Spuawk 6760。

德黑兰: 确定飞行高度140。

酋长国: 伊航655号航班飞行高度140获批准。

报务员停止了印出。

指挥塔: 伊航655号航班, 经Tango 05滑行到21号跑道的待飞点。 风力平静; QNH, 998; 时间, 6点40分 (当地时间, 10点10分)。

伊航655号航班: 知道了。 无阻滑行至21号跑道, 滑行道05, 998。

指挥塔: 伊航655号航班, 听着航行指挥塔台的许可。

伊航655号航班: 请讲吧。

指挥塔: 伊航655号航班获准经飞行计划航线飞往OMDB (迪拜)。 升高至并维持在140的飞行水平。 Spuawk 6760。

伊航655号航班: 知道了。 获准经飞行计划航线飞往目的地。 飞行水平140。 Squawk 电码6760。

指挥塔: Squawk 6760, 回答准确。 起飞准备好的时候通话。

伊航655号航班: 知道了, 起飞准备好的时候通话。

指挥塔: 伊航655号航班起飞准备好啦。

指挥塔: 伊航655号航班获准在21号跑道上起飞。 风力平静。 起飞后, 同进场(进场单位频率)124.2 联络。 一路顺风。

伊航655号航班: 655号航班获准在21号跑道上起飞。 起飞后同进场联络。 十分感谢。 祝你们安好。

指挥塔: 进场/指挥塔, 伊航655号航班6点47分(当地时间10点17分)起飞。

进场指挥塔: 知道了。

阿巴斯港: 德黑兰/阿巴斯港, 伊航655号航班6点47分(当地时间10点17分)起飞。 飞行水平140。 等候估计值。

伊航655号航班: 进场/伊航655号航班, 早晨好。 在偏离3500处飞行。

进场指挥塔: 伊航655号航班, 早晨好。 照批准继续飞行。 下次通报在MOBET, 等候估计值。

伊航655号航班: 知道了, 估计MOBET时间是6点52分(当地时间10点22分)。 FIR58。 目的地0715。

进场指挥塔: 655号航班, 知道了。

阿巴斯港: 德黑兰/阿巴斯港, 伊航655号航班估计DARAX 时间为6点58分(当地时间, 10点28分), 到达OMDB(迪拜)的ETA(估计抵达时间)为7点11分。

德黑兰：7点11分。

酋长国 / 德黑兰。

酋长国：讲吧。

德黑兰：注意听DARAX估计值，从OIKB（阿巴斯港）飞往OMDB（迪拜）的伊航655号航班A300型客机，飞行水平140。Squawk 6760。DARAX 6点58分（当地时间10点28分）。估计抵达时间7点11分。

酋长国：好，6点58分，估计抵达时间7点11分。

伊航655号航班：德黑兰 / 伊航655号航班。

德黑兰：站台呼叫德黑兰。

伊航655号航班：德黑兰 / 伊航655号航班。OIKB（阿巴斯港）飞往OMDB（迪拜）的飞行水平070（7,000英尺）升为140（14,000英尺）。估计FIR 6点58分，OMDB，7点15分（当地时间10点21分）。

德黑兰：伊航655号航班，知道了。确定Squawking 6760。

伊航655号航班：是。

德黑兰：酋长国 / 德黑兰，修正，伊航655号航班，到达OMDB（迪拜）的估计时间为7点15分。

酋长国：德黑兰，知道了。

伊航655号航班：进场 / 伊航655号航班。MOBET位置偏离120（12,000英尺）。UTC 6点54分（当地时间10点24分）。

进场指挥塔：伊航655号航班，知道了。用133.4频率联络德黑兰指挥塔台。祝你平安。

伊航 655 号航班：谢谢。再见。

进场指挥塔：再见。

各位代表已清楚地听到了适当的民用密码，即 Squawk 6760 多次重复地被使用，阿巴斯港机场指挥塔也收到了以进场单位频率发出的明确回答，德黑兰中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心和那架飞机在该次飞行中的所有阶段均对上述密码表现出充分的尊重。不仅如此，通话明确无误地表明了那架飞机的准确高度和坐标及其爬升。

在那架飞机与指挥塔进行了最后一次通话几秒钟之后，飞机成了技术最尖端的美国军舰“文森斯”号发射的两枚地对空标准导弹的目标。飞机是在座标大致为北纬 2643 和东经 5603 的地点被击落的，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领海上空。该飞机被击落时正位于琥珀 59 空中通道的中心线。

基于这些容易加以核查的事实，美国军舰“文森斯号”有 14 分钟以上——而不是象美国官员所说的 4 分钟——时间预先知道目标是一架从阿巴斯湾定期飞往迪班的民航飞机。

现在，我想简单回顾一下美国官员在事件发生后做出的反应和提出的解释。美国军方和政界的领导人提出的所有说法都是以自己和保护自己的舰只及船员的措词来为美国军舰“文森斯号”舰长所作的决定辩解。

美国总统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海军上将就击落该架飞机提出的理由是，该飞机正在下降，飞向该艘美国军舰。美国官员也争辩说，该飞机偏离了航道，没有发出适当的讯号，没有对警告作出反应。美国官员争辩说，这三点同美舰“文森斯号”及其直升飞机在那之前同伊朗巡逻舰发生交火一事混合一起，构成了四个理由，迫使美舰“文森斯号”为了所谓自卫发射了两枚导弹，击落了那架民航飞机。

现在，让我们逐一审查这些说法。在此，我要用美国官员自己自相矛盾的说明和招供来驳斥他们的说法。

克劳海军上将在1988年7月3日星期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声称：

“我们有迹象表明，该舰上的人被导致认为，该飞机不仅方位稳定，而且已经升高，在接近该舰时飞行高度正在下降。”

然而，另一艘美国军舰的供词使得这位美国军方高级领导人似乎是辩驳不倒的理由无法站得住脚。据1988年7月5日《华盛顿邮报》的报导：“五角大楼收到了在该地区的另一艘军舰——“赛兹号”——事后发来的报告，该报告说，该架伊朗飞机在被击中之前正在爬升”。

现在让我们简单地谈谈美国关于655号航班偏离了航道的说法。克劳海军上将在悲剧发生之后声称：“被怀疑的那架飞机当时正在规定的商业航空走廊之外飞行”。

但1988年7月6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领导人在进行散布错误情报的公众关系活动时曾在幕后和私下承认，即使是他们关于偏离了正常航线的说法也纯属有意的虚构。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莱斯·阿斯平的话说：“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在昨天的听证会上告诉众议院领导人说，该架伊朗飞机并不象克劳最初在星期天报告的那样，偏离了商业空中走廊。”。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290名无辜乘客被野蛮和不幸地夺走了生命的情况下，最低限度的人类礼仪和诚实迫使罪魁祸首表现出了某程度的悔恨。然而，世人看到，美国政府最初作出的反应是傲慢、麻木不仁和大肆散布谣言，其唯一目的就是不惜任何代价为这一野蛮行径辩护。

为了误导世界公众舆论而捏造出来的另一说法是美国官员所声称的该航班飞机没有发出适当的信号。克劳海军上将1988年7月3日声称：“文森斯号”上的电子仪器显示的迹象使该舰认为那是一架F-14型飞机……”。

在获得来自其它渠道的情报表明655号航班一直在发出适当的民用信号之后，美国防部改变了其说法，声称该飞机发出了混合的信号。美国防部发言人霍华德

1988年7月5日表示：

“该架伊朗飞机当时使用IFF系统的两个波型。它一面用军用和民用飞机都使用的第三波型发出鸣叫，一面又用军用波型——波型-2发出信号。”

与此同时，该部门的其他官员在美国国会说的又是另外一套。1988年7月6日《纽约时报》引用了国会议员莱斯·阿斯平的话，它报道如下：

“五角大楼的官员无法肯定这两种信号是否都来自这架民航客机。他说这些官员在回答问题时承认说，军用信号有可能来自另一架飞机。”（1988年7月6日《纽约时报》A版第一页第一栏）

最后，《华盛顿邮报》对为了掩盖真相而编造的没有发出信号或混合信号的谎言表示怀疑，它在1988年7月6日报道说：

“但是，在文森斯号附近活动的护卫舰赛兹号只收到空中客车型号波型3频道的讯号，而没有在军用频道上收到任何讯号。”

虽然伊朗空军在悲惨的星期天上午没有派F14战斗机在霍尔木兹海峡或其附近活动，但还是要指出的是，凡是熟悉F14战斗机及其性能的军事专家们都知道，一架F14战斗机不可能对美国的文森斯号或任何地面目标构成严重威胁。制造F14战斗机的美国人应当最清楚，F14战斗机是按照空对空进攻的需要设计的，而不是按照空对地行动的需要设计的。1988年7月7日《纽约时报》在引用一位航空工业高级经理人员的讲话时说：

“F14战斗机唯一可投入地面或水面的是一种笨拙型炸弹。在飞机制造业上，笨拙型炸弹是一种没有导弹引导装置的炸弹，只有在机上的飞行员瞄得很准时，才能击中目标”

美国官员在为其无法说明的罪行辩护时提出的最荒谬的论点也许就是客机没有对军舰发出的所谓警告作出反应。1988年7月3日克劳海军上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上午10点49分开始用军用和民用危急频率发出警告。反复几次发出警告，但这架飞机从未回答过，也未改变航道。”

虽然能够掌握的一切证据，包括刚才念过的对话记录，都表明，客机的飞行员没有收到任何警告，不过，很多人还是认为，在这样短程日常飞行中，飞行员不必需要监听紧急民用频率。此外，由于军舰没有辨认出它所谓警告的对象，预定飞行的客机飞行员没有理由把这些警告看作是针对自己的。1988年7月6日《纽约时报》指出：

“国际民航组织的官员说，该组织只是要求商业飞机的飞行员在长时间飞越水域时，或飞过诸如北极这样的偏僻地区时，监听民用频率。

“星期天飞过霍尔木兹海峡125英里的飞行并不属于这一范围。”（1988年7月6日《纽约时报》A版第11页，第5栏）

虽然面对着种种不利情况，但为了辩论起见，我们还是暂且相信美国关于客机没有对美国文森号发出的警告作出反应的说法。经过一年持续不断的骚扰之后，人们对这种警告已习以为常。但是，根据国际民航公认的原则，在一个国家飞行通讯地区内飞行的飞机只接该国民航当局——除此之外，别无他人——的指挥。此外，什么法律或道德权威会赞许用导弹攻击这架按照既定原则甚至不必监听频率的民航客机呢？

而且，人们对军舰为警告客机作出的努力程度提出了严肃的质问，因为，正如1988年7月5日《华盛顿邮报》指出的那样：

“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军舰不使用客机飞行员与阿巴斯港联系时使用的民用频率。”

需要认真讨论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文森斯号的舰长是否实际上警告了它打算射击的目标，或者是，军舰是否采取了其他措施，向其目标表明意图，或者是，正如情况表明的那样，它只是决定射击一个至少连美国自己也承认没有确定的目标。

最后，美国方面为击落一架民航客机制造的最笨拙的借口是克劳海军上将提出来的，他说客机朝向正在战区作业的美国文森斯号俯降而来，并将飞行速度增加至每小时450英里。

必须指出，客机遭到攻击的区域完全处在所宣布的作战区域之外。甚至连伦敦的劳埃德商船协会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由于美国政府出于国内政策的考虑宣布波斯湾地区建立作战区域，美国为自己辩解的逻辑就更站不住脚了。

况且从国际民航的角度来看，该地区也不是作战区域。飞行员收到的各种通知书可以证实这种说法。出于同样的理由，即使现在，经过该地区的琥珀1号空中航道仍然是该地区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每天都有几十架飞机，包括美国飞机使用这条航道。

一些美国官员认为，既然发生了敌对行动，就不应当让民航飞机飞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美国的军事存在，波斯湾水面上和低空继续经常发生敌对行动。由于美国军舰遍及波斯湾和阿曼海，这种对抗行动到处都可能发生。但是应当指出，如果将最低的空中航道与冲突高度分开，民用飞机将能在规定的安全高度飞行。

前面已经指出，根据在该区域的美国船只，飞机当时正在迅速向上爬升。而且，该飞机七分钟的航程已经表明，飞机没有超出每小时320英里的正常时速。

问题是，军舰为什么在要一个民用航路中心的位子？而且，该军舰停在国际民用航路中心位子，却奇怪地要期望飞机偏离走道，不向“文森斯”号方向飞行。

美国官员声称，飞机击落事件是在伊朗巡逻船只引起敌对行动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个编造故事，为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解释的行为摆脱罪责。仔细地检查一下美国官员有关这场对抗的诡辩就能清楚地看到，美国部队不仅是挑起敌对行动的罪魁祸首，而且，他们还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一系列预谋的侵略行动。

里根总统在给美国国会的一封信中说：

“7月2日，“蒙哥马利”号响应求救讯号营救一艘受到伊朗小船只攻击的丹麦油轮，开炮警告，致使攻击中断。在收到迹象表明，大约12艘伊朗小船正在聚结，准备攻击商用船只的情况下，“文森斯”号派出一架“马克III型”照明直升飞机去国际空域作调查巡逻，以估计局势。在海湾当地时间10点10分，当该直升飞机飞至仅4哩的距离内的时候，受到了伊朗小船只的开火攻击。”

让我们再次从表面上接受里根总统所讲的故事。很显然，属于一个参与反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的部队的一架直升飞机不怀好意地接近伊朗船只。直升飞机距离这些船只已经只有4哩，这些船只完全在直升飞机的射程之中。而且，1988年7月10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引用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的消息报导说：

“导致上星期一飞机击落事件的最初对抗，可能是由于美国直升飞机进入伊朗领空而引起的。”

美国总统指责伊朗巡逻船只对心怀敌意、距离仅4哩而且被明显确认是军用的直升飞机采取所谓的行动，而且，这些直升飞机入侵了伊朗领空。但在同一封信上，他却赞成击落一架9哩以外的商用飞机，并为这一行径辩解。该机载有290名乘客，并且也是在伊朗领空的范围内。

里根总统继续用这种荒谬的逻辑为攻击伊朗船只进行辩解，他说：

“在当地时间大约10点42分的时候，当“文森斯”号和“蒙哥马利”号接近一群伊朗小船的时候，至少有四艘小船转向，并开始朝着美国军舰开来。这时，两艘美国船只向伊朗小船开火，击沉两艘，击伤一艘。”

如果美国认为，美国军舰有权利蓄意地带着明显的敌意接近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海内巡逻的伊朗船只，美国政府为什么又急于为向这些船只开火作解释，这些船只最多也只是向美国军舰开了火。一方是在本国的领海内活动，而另一个却远离本国海岸几千哩，这个明显的区别不能忽视。

显然，从对抗一开始，美国军舰就对在伊朗领海内活动的伊朗巡逻船怀有侵略的意图。因此，击沉伊朗船只只能是蓄意侵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土完整的行动。

美国当局企图向世界表明，击落伊朗民航655次班机，屠杀290名无辜乘客是合理的自卫行动。但是，我们完全用美国官员所提供的情况，就驳倒了这些谬论。因此，华盛顿自卫的论调站的住脚吗？美国“文森斯”号自卫打击的对象是什么？是载有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国际公认的民用航路上爬升到规定高度中的空中客车的定期航班？这显然是一次令人发指的暴行，它清楚地表明了华盛顿决策者们的道德堕落。这是美国“文森斯”号十分胆怯的判断错误，而这一错误是一种傲慢的侵略性政策的结果。

美国官员自己提供的情况清楚地证明，美国部队挑起了1988年7月2日和3日的敌对行动，目的就是要无端地侵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此外，现有的所有证据表明，击落一架伊朗民航客机不可能是误击，因为这是美国军舰所熟悉的列入航班表的定期航班，而且这架客机是在国际公认的、公布的民用航道上飞行，并发出表明它是一架民航客机的信号。当然，一架空中客车和一架F-14战斗机在外表、体积、重量和飞行模式方面有很大的差距，前者几乎是后者的四倍，这一事实说明任何所谓误认身份的声称都是荒谬的。更确切地说，那一天的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舰有明显的侵略意图，结果导致了290名无辜的人被屠杀。

即使人们接受美国所谓的这是一起事故的辩解，这也不能减轻美国的重大责任。很显然，把这么大的权限交给美国在波斯湾的海军军官，并且鉴于他们在那里的存在所造成的爆炸性局势，美国的决策者当然知道这种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并没有采取措施来加以预防。因此，虽然宣称这一悲剧是事故减轻了在波斯湾的军官们的负担，但也加重发出主要指示的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责任。必须指出，根据最初的报告，在客机离军舰还有20哩远的时候，舰长接到了攻击的授权，这进一步表明美国政府无视人命的狂妄态度。

今天，安全理事会面临武装袭击民航飞机历史上的一起空前的悲剧，它破坏了波斯湾地区和全世界的民航自由，破坏了保护民航旅行的国际准则的权威和完整性。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以最清楚和最明确的方式对这一起违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事件表明自己的立场。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害其它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会员国也有义务不得采取任何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因此，美国政府对一架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空和国际上公认和公布的琥珀-59航道上的民航客机采取的残暴行径显然违反了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原则，而且也公然无视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

这一罪恶行径也是大会在1974年所通过的《侵略定义》（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附件）的第3（b）条中规定的侵略的典型的例子。根据这一规定，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害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被视为侵略行径。有必要再次指出，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规定安全理事会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重视这一定义。

除了这些规定之外，美国的行动也显然违背保障国际民航安全以及飞行安全与规则性和乘客及机组人员安全的《一九四四年芝加哥公约》的实质和精神所规定的一项国际公认的义务。《公约》的第44条不仅列举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寻求的逐步发展与全世界民航安全有关的事宜的各项目标，而且还强调应当重视实现和促进航行安全并为国际航空提供便利。已经普遍得到接受的《芝加哥公约》附件二强调必须维护国际民用航空的安全，特别是绝对禁止对民航使用武力。《芝加哥公约》保护国际民用航空免遭侵略行径的目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坚决反对任何违背这一明确的国际法规则的行径。

以前袭击民航客机的事件受到国际社会的严正谴责。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和大会也研究了这个问题，尽管有关的规则很明确，人们还是提出了加强现有规则和规定的各种措施，以便防止对保护民用航空的国际习惯法的任何曲解。

经过国际民航组织的各种努力，该组织的大会在1984年5月4日举行的一次有102个国家参加的特别会议上以单独议定书的形式一致地通过另外一项修正案，即第3条（之二）。根据这一新条款的第1段的规定，

“缔约国承认各国不得对飞行中的民航飞机动用武器，而且在拦截的情况下绝不能危害机上人员的生命和飞机的安全。”

美国坚持把现在已经成为公认的国际习惯法组成部分的《芝加哥公约》第3条（之二）的规定编集成典，这是值得注意的。

国际社会对这些事件作出的反应已经建立一个有力的先例，从这一方面来看。美国政府袭击一架民航客机和杀害290名无辜的人的这一行径无疑是罪大恶极的，是公然违反国际法规则和原则的行径。

因此，安全理事会不能不谴责美国无端击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民航客机。如果没有这样明确地表明谴责的立场，就等于清楚地表明根本无视这次悲剧中遇难的无辜乘客的生命，其中包括100多名妇女和儿童。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也迫切需要采取明确立场。在我们时代，由于国际社会没有能够明确和毫不含糊地谴责侵犯有关规则和原则的行为，许多保护平民生命的保障措施趋向于失去其意义。既然安理会现在面临了一种新型的对平民的威胁，它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保护国际民航的《芝加哥公约》的各项条款不致失去权威。如果无法针对这一猖狂无视平民生命的行径最逼真的表现采取有效行动，那么这是没有丝毫理由的，并将成为安全理事会史上的一大耻辱。

国际社会应该要求美国永远终止为其惨无人道地屠杀伊朗航空公司655号航班无辜的平民乘客辩解，并把这说成是自卫行动的一切企图。这种论点根本无视理智、人道和国际法。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只有当一个国家遭受武装进攻时，它才有权利诉诸武力自卫。换句话说，《宪章》承认，只有在回击以前

发生的武装进攻，而不是其他侵犯国际法行径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自卫。确实，不能将在武装进攻发生之前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措施说成是自卫行动；相反，这种措施只能被看作是猖狂违反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原则的行径。因此，根据既定的国际法原则，决不能用“自卫”这一词来为美国袭击一架民航客机的罪恶行径开脱，特别是因为民航客机连发起进攻的潜力都不具备。

除此之外，美国官员试图以自卫的幌子来为这一暴行辩解，这实际上等于采取一个严重的步骤，因为这意味着允许其他人也在相似的事件中使用同样的理由。这样，民航的自由和安全将成为无法达成的梦想。因此，安全理事会有责任拒绝这些论点，不仅仅是由于已经提出的证据的缘故，同时也是出于对《宪章》第五十一条的尊重和对民航自由的关切。

鉴于波斯湾民航班机的数量，安理会也面临了另一个挑战。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看美国讲的故事的表面价值。如果连波斯湾上最尖端的美国战舰据说都没有能够区别出一架空中客车和一架F-14战斗机，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该地区那些不那么尖端的美国战舰是否会造成更严重的事件？如果最尖端的美国战舰一俟稍微可能存在着一架F-14战斗机——我们已经说过，F-14战斗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地面或海面的目标构成严重威胁——便惊恐万状，并对准着一个尚未确定的目标胡乱射击，那么难道我们不会看到不那么尖端的战舰会把比空中客车小的商用飞机错当成也许比F-14大的战斗机呢？难道我们正在束手无策地等待更多的悲剧发生、更多的无辜的人丧生？

美国政府给波斯湾美国海军规定的交火规则要求在遭到袭击之前针对“敌意”目标采取所谓的防卫措施，这种立场直接无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必须注意到，在罪恶地击落伊朗航空公司655号班机之后，美国政府以最傲慢的口气宣布，它不打算修正这些交火规则。

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美国放弃在波斯湾的这种好战和傲慢的思想状态。不然，类似的事件，即使是失误，将会更加频繁地发生。当然，我们

刚才在发言中提到的措施将产生暂时的效果，不能被错误地看作是处理波斯湾紧张局势和不稳定根源的办法。自从美国向波斯湾派遣最庞大的海军舰队这一政策出现以来，国际社会所亲眼目睹的是这条动乱水道上的悲剧、紧张升级、不稳定加剧。

从去年年初以来，美国政府的官员们便大声宣布，美国在波斯湾存在的目标是保护商业运输，维持国际水域的航运自由。这种声称毫无依据，因为负责维护安全的是沿海国家，而不是外来者。这种声称的不可接受性同样在于美国部队在波斯湾存在所造成的结果和后果。还应该补充一句，美国部队的存在不仅没有在该区域建立安全，反而还加剧了紧张局势。袭击波斯湾商业运输事件的统计数字本身就明确说明，就其宣布的目标而言，这一政策已经遭到了惨败。自从去年七月以来，波斯湾遭受袭击的船只已增加了一倍，情况更严重，伤亡更大。

实际上，谁都不可能期望得到什么其它结果。当一个超级大国决定强行介入一个地区，站在冲突一方时，众所周知，它是不能保护国际法原则的。美国在波斯湾的政策事实上是企图允许冲突一方在美国战舰保护下袭击商船航行，而同时试图阻止另一方为捍卫自己重要利益采取合法行动；因此，这一再践踏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权。这种政策不能被合理地描述为保护波斯湾航行自由的政策。

即使为了辩论而接受美国提出的说法，但是由数十艘战斗舰和驱逐舰组成的美国部队的大规模存在也是同该地区目前存在的所谓危险的程度不相符合的。事实上，在象波斯湾这样有限的海洋地区部署数十艘战舰自然会导致进一步对峙和紧张升级。

如果我们接受美国关于其“文森斯”号战舰袭击伊朗客机是场误会的不可接受的争辩，人们立即会问，发生这场悲剧和二百九十名无辜平民遇难是不是美国部队在该地区无理存在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部队的继续存在难道不是向我们预示这种悲剧今后还会重演吗？

我愿在此十分简单地讨论一下美国在波斯湾存在在法律方面造成的不利后果。

美国力量在波斯湾和阿曼海地区的存在违反了美国行政当局声称在一场强加于他人的战争中坚守中立的立场。国际习惯法中普遍接受的原则承认交战国的权利并为中立国规定了具体权利和义务。例如，交战国有权搜查和检查中立国在公海上航行的船只。此外，中立国不应采取站在交战国任何一方的行动。

美国军舰在该地区的存在及其不断骚扰伊朗海军舰只强行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搜查和检查怀疑载有加强敌方军事力量的物资的船只行使普遍承认的权力。事实上，美国的存在和干扰行使搜查和检查船只的权利支持了侵略者，违背了其中立。美国行政当局显然不能声称它独自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美国海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海的存在违反了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即《联合国宪章》第一和第二条中规定的尊重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各国主权平等原则。美国军舰违反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承认沿岸国对其领海的主权原则——曾多次闯入伊朗领海，践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曾通过设在德黑兰的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一再正式抗议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将其抗议照会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

美国军舰曾多次警告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空内飞行的伊朗海军巡逻飞机、救护飞机和直升飞机，阻止伊朗行使其主权。美国部队违反芝加哥公约关于各国对领空享有绝对主权的规定，向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土上空飞行的伊朗飞机发出警告，要它们与在我国领海附近或甚至在领海内的美国军舰保持十英里的距离，而这种干预即使在公海上也是不能允许的。

许多宗拦截民航客机的事件记录在案。现举一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其1988年1月28日的信(S/19460)中抗议了美国海军在波斯湾拦截一架由德黑兰飞往迪拜的伊朗客机的事件。此外，波斯湾地区其它国家也抗议骚扰民航客机、危害平民旅客生命的事件。根据1988年7月5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一艘在波斯湾的美国军舰拦截一架民用客机，要求它改变航道：“1988年6月8

日发生了使空中相撞更是可能的事件，促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向驻阿布扎比的美国大使馆提出抗议。”

此外，美国飞机曾多次侵犯伊朗领空，拦截伊朗侦察机，警告它们改变航道。

任何国际法原则和规则都无法解释美国部队在该地区的非法野蛮行径，除非我们接受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基础是武力，弱肉强食法则指导大小国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宪章》和各种国际公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美国海军舰队在波斯湾和阿曼海的大规模存在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开发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资源的权利和主权方面行使主权带来许多问题和限制。

显然，美国大规模的军事存在给我们区域各国人民带来的只是不安全、死亡、破坏、无法无天的状况、干涉和紧张局势。船达通道的安全和航行自由正日益受到威胁，商业航班飞机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航空法遭到了破坏；海洋法遭到了践踏；数以百计的无辜人们——男人、妇女和儿童——丧生；海洋环境被污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权和政治独立被破坏；我们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已成为实现非法目的的手段；有关独立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主权平等的国际准则和规定遭到了公然的践踏。所有这些都是由美国在我们地区毫无理由地驻扎军队及这些军队的非法行径造成的。

我们并不认为安理会在目前一系列的会议上准备客观地处理美国的这些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我们只是想通过争辩指出，由于国际社会无所作为，致使恃强凌弱的美国认为可以仅仅利用毫无事实根据、对其本身有利的依据继续此类暴行，而丝毫不用顾及国际公众会同声谴责。美国从未认为有义务提交其捏造的依据，让国际社会仔细检查与核实。这一点实在令人有所启发。但令人更为痛苦的是，安理会一直未试图进行此类调查，而是睁一眼闭一眼，无视其常任理事国之一对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公然进行侵略的行径。

安理会应更认真和客观地看待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这一严重威胁，迫使美国和其它外国军队离开波斯湾。现在是这样作的时候了。不如此就会使安理会进一步回避其职责，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上周对伊朗航空公司665号航班的无辜乘客遭到不幸的屠杀之后，这种回避职责的作法是不能饶恕的。

不仅如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些年来一直在建议，联合国应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波斯湾民用航海——现在也包括民用航空——的安全，防止这一强加的战争扩散到我们区域的其它国家。早在1986年5月，我就提出了一份促进区域安全的具体建议。为了防止波斯湾地区的动荡局势进一步升级，联合国和我们区域的各国应当以认真和建设性的态度考虑这一建议。这一建议是基于共同接受的原则，即波斯湾的区域安全取决于本区域各国的相互谅解，只能由这些国家自己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加以实现。

早在美国派出其侵略军之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曾呼吁防止在波斯湾内的敌对行为。然而，美国的唯一考虑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对我国施加压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对秘书长和其它人提出的关于防止波斯湾内敌对行为的各项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应当在秘书长为实施其计划所作的努力之外继续进行此类努力。

倘若安理会不利用有史以来对民用飞机进行的最恶劣的军事攻击，作为加强关于保护民用航空的现存国际法准则的最有力手段，倘若由于政治上的权宜考虑，安理会为罪魁祸首保留退路，逃避其罪行造成的后果，倘若联合国和其它有关国际机构不对这次悲剧发生之后国际公众舆论表现的严重关切作出充分的反应，那我就必须以极大的悲痛和遗憾宣布，每一个平民乘客，不论老幼，都将面临更大的威胁。如果那样，我们所有人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今天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明天也许就会轮到另一个国家。

主席：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乔治·布什阁下。我请他发言。

布什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谢谢主席先生在此，以及在主席办公室接见我时对我表示热烈欢迎。本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是来自一个与我国保持有十分友好关系的国家的代表。我对此感到高兴。我相信，你的外交技巧将确保本次辩论圆满成功。

承蒙主席的允许，我也向多年前曾在联合国一道共事的一位同事致敬。当然，我指的是前大使，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场的各位都对他为加强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深表敬重。

今天，我应里根总统之请来此代表美国，是由于所涉问题具有的重要性——不仅是指伊朗航空公司665号航班发生的可怕的人类悲剧，同时也是指伊朗与伊拉克之间持续的冲突及其对波斯湾国际商业造成的影响。

我曾担任过美国驻安理会的代表，因此知道安理会承担着何等重大的责任，知道安理会以现实和明智的态度采取行动时能做怎样的好事。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现实和明智的态度。

一年来伊朗一直拒绝接受和无视安理会的庄严决议。它多年来对安理会加以斥责。现在却来到这里，不顾一切和放肆地对我国提出指控。但是，总的说来，我期望伊朗外交部长今天来此是一件好事。安理会现在也许能够对结束流血、实现和平起促进作用。

波斯湾是一个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非常重要的地区。 美国和欧洲部队—— 不仅是美国部队—— 在该地区国家的支持下驻扎在波斯湾，以满足下列重大需要：帮助保证石油无阻地运出，在无害运输船只遇到真正威胁时保证中立贸易正常进行。这就是我们的法律权利。

蓄意布置的伊朗水雷破坏了无害通行，并在国际水域中炸坏了没有武装的商船和一艘美国军舰。 伊朗小艇对非交战商船的攻击继续有增无减。 这些行动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说明所谓伊朗支持波斯湾航行自由的说法完全是谎言。

我们已增加我们部队的人数，使其超出了传统水平，目的是为了为了保护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并在其他中立船只受到非法攻击要求援助时给予援助。 5个欧洲国家的海军部队，加上我国海军部队—— 一共大约43艘军舰—— 正在波斯湾打击伊朗对进行合法贸易的中立船只进行的胡作非为。 我为我们在对付这一挑战时所起的领导作用感到自豪。

我们已共同表明，不管面临怎样的威胁，我们都将保持波斯湾通行无阻。 我要在此对那些依靠我们的人和威胁我们的人重申，我们不会改变这一做法。

本机构正面临的紧迫问题不是我将讨论的伊朗655号航班被击落的经过和原因，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继续拒绝遵守第598(1987)号决议、拒绝与伊拉克谈判终止战争、拒绝停止其对波斯湾上中立航运进行侵略行动的问题。

伊朗655号航班的遇难者只不过是这场给双方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野蛮残酷战争造成的一次新的人员伤亡。

伊朗早就可以，而且现在仍然可以接受体面地终止战争的办法。 作为第一步，伊朗今天应当第一次在本机构宣布准备毫不含糊地遵守第598(1987)号决议。伊朗现在就可以采取行动，结束伊朗和伊拉克人民共同要求的这种无法形容的牺牲。什么目的值得人们受苦受难，值得成千上万的人伤亡，值得以战争破坏双方的经济？

两伊战争一个特别可怕的方面就是越来越经常地使用化学武器。谁会忘记死在村庄街头的那些全家老少的惨景？这些人是无辜的，但却在这场野蛮战争中遭到杀害。

化学武器的使用必须停止。今天我要在此特别呼吁所有国家消除这种战争。当我们看到一位母亲为了保护她的孩子免于遭受可怕的无形的死亡而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身体时，还有谁能在晚上睡得着觉呢？

1984年我代表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去日内瓦向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了关于禁止一切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条约草案。我知道在禁止这种武器方面有一些困难的核查问题，但这不能阻止我们努力终止这种可怕的战争。

美国是第一个公开谴责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构成公然违反《日内瓦议定书》的国家。我们全力支持安全理事会要求双方立即停止化学战争的第612(1988)号决议。任何国家都不应当认为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化学武器。

我们安理会负有帮助终止这一场战争的特别责任。几乎一年以前，即1987年7月20日，安理会顺应世界人民的希望，一致通过了第598(1987)号决议。美国在通过这一决议时发挥了主要作用。该决议的各项条款是人所熟知的，它为立即终止战争提供了全面的基础。

第598(1987)号决议具有独特的、强制性的特点。在通过该决议时，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完全明白，他们在没有获得任何一方同意的情况下命令两国立即终止冲突是抱定了多么大的决心的。

几乎一年过去了，但流血事件仍在继续发生。现在该是采取行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今天我要求双方同意立即在陆地上、水面上、空中进行全面持久的停火。这应当成为全面执行第598(1987)号决议的第一步，这一步将促使立即从国际边界撤走，遣返所有战俘，并建立一个公正的机构来探讨冲突的责任。让这个步骤

停止流血事件的继续发生。 让这一个步骤铺平持久和平解决的道路。

今天上午我有幸与秘书长进行了会晤，对他为结束战争做出的不懈努力加以赞扬，并向他保证我们坚决支持他做出的调解努力。 我要敦促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尤其是常任理事国，也这样做，并表明他们不会支持拖延立即全面执行第 598(1987)号决议的行动。

我们决不能忽视一个基本事实：伊拉克已宣布准备遵守作为解决基础的第 598(1987)号决议，但令人遗憾的是，伊朗还没有这样做。 伊朗不但没有表示准备遵守该决议，并真诚地就决议的执行程序进行谈判，反而拖延时间，弄玩外交花招，而伊朗人民则付出了非常巨大的代价。

我们尊重伊朗申诉的权利。 但伊朗不能采取两面手法，在向本机构申诉的同时又蔑视本机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拒绝明确表示准备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强制性决定。 不能允许伊朗选择用第 598(1987)号决议中它愿意接受的条款，而无视决议中另外的条款。 也不能允许伊拉克只在口头上遵守第 598(1987)号决议，而在寻找执行这一决议的实际方法方面却不与秘书长进行合作。

顺便说一句，我不得不注意到伊朗代表频频引用美国报纸。 我已经忘记伊朗的这种做法了，因为我离开联合国时间已很长了。 来自一个没有强大的、竞争性的自由新闻界和自由政治制度国家的伊朗人是不会明白，在我们这个国家，你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任何评论来支持你的观点。

至于目前这件事——击落伊朗 655 号航班的不幸事件，许多情况尚未弄清楚。 我们正在进行军事调查。 我们将为国际民航组织进行的调查提供合作，我们相信伊朗政府也会这样做。 我们希望一切有关事实能尽快澄清，那些了解我国制度的成员国知道这些事实会很快澄清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文森斯”号的行动是出于自卫。这次悲惨事故是在伊朗多次反复无理、无故地非法攻击美国商船和武装部队的背景下发生的，首先是从1987年7月用水雷攻击美国“布列奇顿”号开始的。而且，事故发生在伊朗船只向一艘中立国船只进行海上攻击，并在“文森斯”号前上营救受难的无辜船只时，本身又受到伊朗船只攻击的情况下。

尽管发生了这些敌对行动，伊朗当局依然没有让伊朗民航655号航班改变航线，避开这一战斗区。他们让一架载满乘客的民用飞机从一艘正在交战中的军舰上方飞过，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一个悲剧性错误。

伊朗有三种办法可以避免今后再发生悲剧：使民航班机避开交战区，或者停止攻击无辜船只，那样更好。或比这两个办法更好——也是更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和平，现在，安全理事会为和平提供了最佳的希望。

“文森斯”号舰长罗杰斯上校当时得到的情报表明，一架伊朗军用飞机正带有敌意地接近他的军舰。在发出七次警告均没有答复的情况下——这一点我要安理会确实理解清楚——他为了保护他的军舰和船上兵员的性命，做了他必须做的事。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他的首要职责就是保护他的属员和船只，他履行了这一职责。

伊朗凭空指责击落班机是蓄谋行为，这种指责是荒谬可恶的。

美国从来不任意危害无辜平民，将来也绝不会这样做。我请安理会把我国的做法同不顾其本人意愿，把美国和其他国家人作为人质在不人道的条件下强行拘留的行为对比一下。一个是文明的行为，另一个是野蛮的行为。我还可以向安理会保证，我们不会故意危害无辜平民——今天在这里指出了指责正是蓄意危害无辜平民。但是，我也可以说，美国决不会让美国的军队置于危险局势之中。而不让他们有自卫的权利。

到现在，我们大家已经听惯了伊朗政府不负责任的指控。他们在这次事故上发表了許多特别恶劣的声明。所有这些归根结蒂是要使伊朗人能够制造指责；他

们如果愿意，可以把14岁的儿童投入一场血腥战争去作战。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攻击无辜船只，在国际水域中布雷，那所有珍惜自由的国家就不得不管。但是，解决的答案——我反复地强调这一点——是安全理事会的工作；那就是和平。

有人指责我们蓄意击落伊朗655号航班，对这种指责我不屑回答。我从心里感到伊朗了解事实并非如此。伊朗外长知道这场悲剧是一件意外事故。他也知道，伊朗让这架民航飞机飞入伊朗军舰和美国部队在海湾交战的地区，因此也必须对事故负很大的责任。

我今天呼吁伊朗把其民航交通改道，使之避开积极敌对行动地区。昨天，美国代表在国际民航组织会议上提出由该组织对伊航事件进行一次调查，并立即审议适当措施，保证海湾地区民航的安全。

伊航655次航班的可怕灾难使我们美国人和在座14个国家的人们心情沉痛。坐在我旁边的是南斯拉夫的代表，六名南斯拉夫人也在这次灾难地丧生。我们当然十分难过，我们当然有同情心；我们当然在乎。我们对这场悲剧的反应超越了政治分歧和界线。作为美国人，我们同死难者的家属同样痛苦，没有这种感情就不是美国人。不管这些家属是哪一国人，包括伊斯兰共和国的无辜公民；

正是这种强烈的人类博爱的精神导致我国政府决定，美国将自愿地向这次事故中受难者的家属提供特准赔偿：这是一个感情深厚，对那么无辜地丧失生命的人们深为同情的总统和国家的迅速反应。

我们这样做完全是一个人道主义表示，并不是出于法律上的义务，而是出于一种道德同情心，这反映了我们对人类生命的珍视。我们希望这种赔偿能够减轻一点死难者家属的痛苦，尽管我们认识到，无论我们做什么、说什么，都无法使这些家属的亲人起死回生。

关于伊朗籍的死难者，我们将采取适当措施，保证把钱直接送到死者家属而不

是伊朗政府的手中。 我们不会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提供这些资金。 事实上，在没有设立机制，保证把钱送到该去的地方——即死者家属手中之前，我们不会提供赔偿。

现在是我们重新致力于和平事业的时候了——事实上，我们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伊航悲剧应该进一步加强我们行动的决心。 这场悲剧应该提醒那些对两伊战争的人类代价及其对波斯湾地区安全的威胁熟视无睹的人们和那些寻求理由推迟而不是实现和平的人们看到，他们的自鸣得意是代价沉重的。

我们——我国，美利坚合众国——在波斯湾地区有一个最大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和平，而和平就意味着停止屠杀，彻底结束战争。 和平意味着自由通过海湾——船只在国际水域中无危险地、完全自由地航行。 和平还意味着各国在没有邻国威胁或恫吓下生活。

为此目的，我们将继续捍卫我国的利益支持我们的朋友，同时在战争中坚守中立。 只要这场冲突继续存在，我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就要努力抵制对一条对世界经济绝对重要的水上通道的自由航行与和平通商的威胁。 我国的海军存在得到和平国家的欢迎。 它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威胁。 但是，如果我们受到威胁，我们将坚决反击。

执行第598(1987)号决议将使美国能同我国在过去40多年中一样，在海湾各国的支持下，在海湾恢复少量海军的存在。 我们期望这一天的到来。

但是，不要误解：直到这一天的来临，我们将竭尽全力维护世界上这一重要地区的航行自由，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护我们在那里的力量。 我们不会让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失望。 我们不会被狂妄的袭击或恐怖所吓倒。 我们对自由与和平的承诺就是要求美利坚合众国这样做的。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对我国和我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的名单上还有一些人要发言。 鉴于时间不早，我打算现在休会。安全理事会将于明天1988年7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举行下一次会议，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下午1点散会。